

戲做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

文史哲學集成

文庫出版社印行

北京大學

張璉健妙著官搔頭傳粉對邯鄲風流獨世佳

復有才名壓建安

五字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使人思定知妙不關文字

已是千秋幼婦詞

青蓮才筆九州橫六代淫哇總廢聲白紵青山魂魄在

一生低首謝宣城

挂席名山都未逢潯陽喜見香鑪峰高情合受維摩詰

浣筆為圖寫孟公

王士禎論詩絕句三十二首箋證

向郭

前惟山谷後錢盧

北京
大學

張健 著

文史哲學集成

王士禛論詩絕句三十二首箋證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王士禎論詩絕句三十二首箋證 / 張健著. -- 初
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83
面；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312)
ISBN 957-547-863-0 (平裝)

1. (清)王士禎 - 學術思想 - 中國詩 2.
中國詩 - 清(1644-1912) - 評論

821.87

83002940

312

成集學哲史文

著者：張健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初版	實價新台幣二二〇元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547-863-0

王士禎《論詩絕句》三十二首箋證序

當一九九〇年初，瑞雪紛飛，萬山白頭之時，我正受困於北京圖書館和北海分館訪書事，經北大張少康教授的安排，得晤張健賢弟於奧林匹克大飯店。當時他在北大進修博士學位，身材高挑，清癯有神，加上一口標準的京音，不疾不徐的態度，儒雅親和，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九二年八月，我赴吉林長春參加「選舉」會議後，路過北京，偕內子往遊京畿名勝，午後，陰雲四合，細雨如絲，不意，在定陵附近的餐廳裡，又和健弟不期而遇。

今年七月底，我從內蒙古呼和浩特來北京，健弟迎我於首都機場。事後，我們在候機室二樓咖啡座稍憩，面對眼前櫛比鱗次的高樓，熙來攘往的過客，品茗之餘，不禁聯想到當前的兩岸統一問題、文化問題、教師待遇問題，以及知識份子的出路問題，只見他時而扼腕，時而感慨，低迴古今，胸懷萬端，一股剛毅之氣，直撲眉宇，士窮乃見節義，我於健弟處體會到當前中國知識份子應該秉持的願力，而衷心佩服！

兩年前，健弟將手著《王士禎「論詩絕句」三十二首箋證》書稿，自北京交郵寄我，希望在臺灣

鑄版發行，以饗同好。此書雖非皇皇巨典，但根據我的了解，他確是以獅子搏兔的精神，把漁洋山人早期詩論，經過苦心孤詣地參悟後，分由內容、思想、藝術等方面，深究博考，發微闡幽，拓衢路，示門徑，務期一代詩歌創作以「神韻」爲宗的理論真象，撥雲霧而見青天。

有真性情而後有真文章，以健弟的才華和學力，及其對歷代詩論投注的關懷，相信即令沒有我的推介，他這部大作也一定會洛陽紙貴，受到廣大同好們的熱愛。我因爲欽敬他治學的精神和做人的風骨，纔特別藉著寫這篇書序的機會，纓陳我們忘年交好的始末和感想，並爲讀此書者告。

王更生序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研究室

王士禎《論詩絕句》三十二首箋證 目次

王士禎《論詩絕句》三十二首箋證序.....王更生.....一

前言.....一

- 一 巾角彈碁妙五官，搔頭傳粉對邯鄲。風流濁世佳公子，復有才名壓建安。.....三七
- 二 五字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使人思。定知妙不關文字，已是千秋幼婦詞。.....四四
- 三 青蓮才筆九州橫，六代淫哇總廢聲。白紵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謝宣城。.....五〇
- 四 挂席名山都未逢，潯陽始見香爐峰。高情合受維摩詰，浣筆爲圖寫孟公。.....五七
- 五 杜家箋傳太粉挐，虞趙諸賢盡守株。苦爲南華求向郭，前惟山谷後錢盧。.....六三
- 六 漫郎生及開元日，與世聲牙古性情。誰嗣篋中冰雪句，谷音一卷獨錚錚。.....七六
- 七 風懷澄澹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八二
- 八 中興高步屬錢郎，拈得摩詰一瓣香。不解雌黃高仲武，長城何意貶文房。.....九一
- 九 草堂樂府擅驚奇，杜老哀時托興微。元白張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學妃豨。.....九八

- 十 廣大居然太傅宜，沙中金屑苦難披。詩名流播雞林遠，獨愧文章替左司。……………一〇六
- 十一 獼猴曾驚奧博彈，一篇錦瑟解人難。千年毛鄭功臣在，猶有彌天釋道安。……………一一三
- 十二 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許傳衣躡後塵。卻笑兒孫媚初祖，強將配饗杜陵人。……………一二一
- 十三 詩人一字苦冥搜，論古應從象罔求。不是臨川王介甫，誰知暝色赴春愁。……………一二八
- 十四 苦學昌黎未賞音，偶思螺蛤見公心。平生自負廬山作，才盡禪房花木深。……………一三二
- 十五 林際春申語太顛，園林半樹景幽偏。豫章孤詣誰能解，不是曉人休浪傳。……………一四一
- 十六 鐵厓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盡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一四五
- 十七 藐姑神人何大復，致兼南雅更王風。論交獨直江西獄，不獨文場角兩雄。……………一五二
- 十八 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平生王子衡。……………一五九
- 十九 正德何如天寶年，寇侵三輔血成川。鄭公變雅非關杜，聽直應須辨古賢。……………一六四
- 二十 十載鈴山冰雪情，青詞自媚可憐生。彥回不作中書死，更遣匆匆唱渭城。……………一七〇
- 二十一 接跡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遂刀圭誤後賢。……………一七四
- 二十二 翩翩安定四瓊枝，司直司勳絕妙詞。底事濟南高月旦，僅孝水部數篇詩。……………一八二
- 二十三 中州何李並登壇，弘治文流競比肩。詎識蘇門高吏部，啼臺鸞鳳獨迴然。……………一八八
- 二十四 文章煙月語原卑，一見空同迥自奇。天馬行空脫羈勒，更憐談藝是吾師。……………一九三
- 二十五 濟南文獻百年稀，白雪樓空宿草菲。未及尙書有邊習，猶傳林雨忽沾衣。……………二〇〇

二十六	楓落吳江妙入神，思君流水是天真。何因點竄澄江練，笑殺談詩謝茂秦。	二〇八
二十七	來禽找子本神清，香茗才華未讓兄。徐庾文章建安作，悔教書法掩詩名。	二一一
二十八	海雪畸人死抱琴，朱絃疏越有遺音。九疑淚竹娥皇廟，字字離騷屈宋心。	二一六
二十九	澹雲微雨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時。記得朝鮮使臣語，果然東國解聲詩。	二二〇
三十	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是去年時。江南斷腸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	二二二
三十一	曾聽巴渝里社詞，三閭哀怨此中遺。詩情合在空舸峽，冷鴈哀猿和竹枝。	二二四
三十二	九歲詩名銅雀臺，三年留滯楚江隈。不如解唱黃鸝者，新自王戎墓下來。	二二七
附一	《精華錄》所刪論詩絕句三首	二三一
附二	王士禛《冬日讀唐宋金元諸家詩，偶有所感，各題一絕於卷後，凡七首》	二三六
後記		二三九

前言

王士禎（一六三四—一七一—），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今恒台）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簡。死後因避雍正（胤禛）諱，改稱士正，乾隆間詔命改稱士禎。有《漁洋詩集》、《漁洋文略》、《帶經堂集》、《漁洋山人精華錄》等，論詩著作有《漁洋詩話》、《帶經堂詩話》（清人張宗枏輯）等，是清代前期一個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學家。

一

《戲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是王士禎前期的作品。作於康熙二年，王士禎三十歲時。王士禎《居易錄》云：「予康熙癸卯（二年）在揚州，一日雨行如皋道上，得《論詩絕句》四十首，蓋倣元裕之作。」但惠棟撰《漁洋山人年譜》繫之於康熙元年（壬寅），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八亦謂「此詩作於康熙元年壬寅之秋，先生年二十九歲」，與漁洋自述稍有出入。《論詩絕句》原稱四十首，編於康熙八年（一六六九）的王士禎早期作品集《漁洋集》中收錄此作，題為《戲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三

十六首附猶子浣注》，實只有三十五首。而到實由王士禎自己選定的《漁洋山人精華錄》中僅錄三十首，題爲《戲做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並刪啓浣注。

《論詩絕句》原曾單獨梓行。惠棟在《精華錄訓纂採用山人書目》中有《論詩絕句》一欄，注云：「陳士業序，猶子淨名注。」按王士禎《精華錄》卷六有《金陵輓陳士業先生兼寄伯璣三首》，其一云：「昨朝揚子縣，遠寄豫章書。五字詩殊妙，三都序不如。人來青溪曲，葉下白門初。再有西江信，眞成腹痛余。」漁洋於「三都序不如」一句下注曰：「士業序予《論詩絕句》，便成絕筆。」王啓浣，是王士禎長兄王士祿之子。王士禎《漁洋詩話》云：「余往如皋，馬上成《論詩絕句》四十首。從子淨名（啓浣）作注，人謂不減向秀之注《莊》。後不三十天卒。」然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八曰：「其謂從子某作注者，或即先生自注，猶夫《精華錄》，或云託名門人手也。」王漁洋《精華錄》雖謂是門人所編，但實是其自己選定，翁方綱認爲《論詩絕句》之注或也是自己所爲而託名他人，但未下斷語。

王士禎《論詩絕句》，惠棟《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金榮《漁洋山人精華錄箋注》有注釋，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亦就其內容略有注評，而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八則主要是評論。

一一

《石洲詩話》云：「此詩（指王士禎《論詩絕句》）……與遺山之作，皆在少壯。然二先生一生

識力，皆具於此，未可僅以少作目之。」王士禎《論詩絕句》對從漢魏到清初的一系列重要作家都作了評論，可以看作是王士禎的詩歌史論。

那麼，王士禎是怎樣研究詩歌史的？這就涉及到王漁洋研究詩歌史的方法問題。王士禎說：「爲詩要窮源溯流。先辨諸家之派，如：何者爲曹、劉，何者爲沈、宋，何者爲陶、謝，何者爲王、孟，何者爲高、岑，何者爲李、杜，何者爲錢、劉，何者爲元、白，何者爲昌黎，何者爲大曆十才子，何者爲賈、孟，何者爲溫、季，何者爲唐，何者爲北宋，何者爲南宋？析入毫芒，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不然，胡引亂竄，必入魔道。」（《然鐙紀聞》）王士禎所謂窮源溯流，是指對風格的辨析，即所謂辨體。

辨體的方法雖源遠流長，但以辨體著稱的卻首先要推宋代嚴羽。嚴羽《答吳景仙書》謂：「作詩正須辨盡諸家體製，然後不爲旁門所惑」，並自稱「於古今體製，若辨蒼素，甚者望而知之。」嚴羽辨體的角度主要有兩個，一是以時而論，如建安體、黃初體等，辨的是時代風格；再是以人而論，如蘇李體、孟浩然體，辨的是作家風格。嚴羽辨體的目的是要樹立正體，以漢魏盛唐之詩爲人們學習的典範。

辨體方法較早運用到選詩上的是元代楊士弘的《唐音》。楊士弘把唐詩分成始音、正音、遺響，而正音中又以體分。至明初高棅的《唐詩品彙》則先將全唐詩以體裁劃分爲五古、七古等，再在各種體裁中分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傍流九格，而大致以初唐爲正始，

盛唐爲正宗、爲大家、爲名家、爲羽翼，中唐爲接武，晚唐爲正變、餘響，方外爲傍流，其中也有非盛唐時期的詩人不以時代論而被列爲正宗。

從嚴羽到高棅，辨體的方法有了發展。這種發展表現在雖都是辨別風格，但考察的視角發生了變化。在嚴羽，是以作家、時代作爲考察的著眼點；在高棅，則是以詩體作爲著眼點。以作家爲著眼點考察的是一作家區別於他作家的總的特徵，這種特徵是從該作家各種不同體裁（如七古、五古、樂府等）的作品中抽象出來的，是跨體裁的，其考察時代風格也是跨體裁的。而以體裁爲著眼點則首先要分體。著眼於詩體考察作家就是把作家的作品按體裁分爲不同的類別，然後分別進行考察。著眼於詩體考察時代風格，考察的是某一體裁在某一時代的總的區別特徵，如此就可以見出這種體裁的風格的流變。而其所確立的正宗乃是各種詩體的典範。辨體方法的這種發展變化，一方面表現出風格辨析的更加細緻、深入，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人們越來越注意不同詩體之間的審美特徵的差異。

辨體的方法對前後七子等復古派產生了極大影響。胡應麟《詩藪》云：「曰風、曰雅、曰頌，三代之音也。曰歌、曰行、曰吟、曰操、曰辭、曰曲、曰謠、曰諺，兩漢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絕句，唐人之音也。詩至於唐而格備，至於絕而體窮。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詞勝而詩亡矣，曲勝而詞亦亡矣，明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所以度越元、宋、苞綜漢唐也。」（內編卷一）這代表了明代前後七子復古派對詩歌發展的認識。認爲詩歌到唐已體窮格備，沒有發展的可能。宋元詞曲是不得已而變爲之，但卻也由此而詩亡。明代要度越

元宋而上接漢唐，其途徑只能是述，而非作也。要述，就須從各種具體的詩體入手，確立各種詩體的學習典範，這就需要辨體的功夫。要對各種詩體在不同時代中的發展流變作認真的考察，確立其正宗。李夢陽提出古詩法漢魏、近體學盛唐，何景明以爲歌行、近體當學李、杜及初盛唐諸人，古體則應學漢魏，都是通過辨體確立的學習典範。胡應麟《詩薮》是以辨體的方法研究詩歌史的，許學夷《詩源辯體》一書也是如此。那麼，確立各種詩體之正宗的依據是什麼？這就建立在主體對各種詩體所應具有的審美特徵的理解基礎之上。比如在李夢陽看來，漢魏古詩最能代表古詩這種詩體的審美特徵，因而可作後人創作古詩的典範。辨體的方法到晚明已被運用到詩歌研究與批評以及選詩，而這些都是爲了指導創作實踐。總之，復古派從理論到創作實踐都是以辨體爲其方法論基礎的。

辨體的方法也對王士禛的詩歌史研究與批評產生了深刻影響。《池北偶談》云：「作古詩，須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摹倣，時隔一塵，即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維）、韋（應物），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不可虎頭蛇尾。此王敬美論五言古詩法。予向語同人，譬如衣服，錦則全體皆錦，布則全體皆布，無半錦半布之理，即敬美此意。又嘗論五言，感興宜阮（籍）、陳（子昂），山水閒適宜王、韋，亂離行役、鋪張敘述宜老杜，未可限以一格，亦與敬美旨同。」王士禛稱引王敬美（王世懋）辨體之語，可見其承繼之關係。作古詩須先辨體，辨體要靠創作前的研究。以五言古詩爲例，兩漢與建安不同，六朝也與唐代互異，這乃是辨時代風格之差異。王漁洋把辨體的方法擴展到詩歌的內容或題材上，認爲不同類型的題材或內容也應有不同的風

格，而一個作家往往擅長於某種題材或內容，這樣不同的題材或內容就要取法不同的作家。《然鐙紀聞》記其語云：「爲詩各有體格，不可混一。如說田園之樂，自是陶、韋、摩詰；說山水之勝，自是二謝，若道一種難苦流離之狀，自然老杜。不可云我學某一家，則無論那一等題，只用此一家風味也。」上文引漁洋辨諸家之派之說，謂要辨明何者爲王孟、李杜云云，其實已與嚴羽辨體之說有所不同。漁洋辨諸家之派，已包括對不同體裁風格的辨析。王士禎有五、七言古詩選，這是其辨體方法的具體運用，其對作家作品的研究與評論也是以辨體爲其方法論基礎的，而這些在他的創作中也得到了實踐。弄清王漁洋詩歌研究及批評的方法，對於了解王士禎的《論詩絕句》以至其整個詩歌史觀是至爲重要的。

三

王漁洋《論詩絕句》中，「巾角彈棋妙五官」、「挂席名山都未逢」、「風懷澄澹推韋柳」等都是評論五言古詩，我們須將這些評論與王漁洋《論詩絕句》以外的有關評論結合起來看，才能見出其關於五古的整體觀點。

漁洋對五言古詩這一樣式頗爲重視，嘗有《五言詩選》。漁洋首先對樂府五言與五言古詩加以區分，認爲「樂府別是聲調體裁，與古詩迥別。」（《五言詩凡例》）這一點與蕭統《文選》大致相同（只是王士禎收入《孔雀東南飛》等幾篇），而與後來的沈德潛選編《古詩源》不同，《古詩源》是

在古詩中區別古詩體與樂府體。

王漁洋在五古這一體裁內部所作的一個重要的劃分就是古調與唐調的區分。這一區分並不起源漁洋，而是起源明代的李攀龍。李攀龍有《古今詩刪》，該書卷十《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這種觀點實是將漢魏六朝五言古詩（即所謂「選體」）與唐代的五言古詩作了劃分，這種劃分乃是以風格爲著眼點對五言古詩所作的歷史時期的劃分。漢魏六朝之五言古詩確實與唐代具有不同的面貌，這是事實。但是李攀龍卻對二者作了正變的區分，以漢魏六朝這一歷史時期的風格作爲審美範式，作爲正體，並以之衡唐之五古，認爲唐代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五古。正是基於這種觀點，李攀龍提出古詩學漢魏，並在創作中實踐了這種主張。但李攀龍在創作實踐上基本上是失敗的，其擬古詩未免模擬太甚，以至有剿襲之嫌。當時胡應麟已有異議，到公安派及後來的錢謙益更是極力抨擊。但王士禛卻爲李攀龍之論作了辯護：「滄溟先生論五言，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此定論也。常熟錢氏但截取上一句，以爲滄溟罪案，滄溟不受也。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緒，較諸《十九首》，陳思、陶、謝，自然區別。」（《師友詩傳錄》）如前所說，李攀龍所陳述的事實是有依據的、正確的，但關鍵在於李攀龍在這種區分中包含有價值判斷在內，王漁洋贊同李攀龍的這種劃分，並以這種劃分作爲其《五言詩選》的基礎。

漢魏六朝的古詩，漁洋分爲三個階段：「劉勰所謂『結體散文，直而不野』，漢人之作，曷不可追；『慷慨磊落，清峻遙深』，魏晉作者，抑其次也；『極貌寫物，窮力追新』，宋初以還，文勝而

質衰矣。」（《漁洋文》，《帶經堂詩話》卷一）漁洋推《古詩十九首》為五言之最高典範，以為不可模倣；其於魏推曹植、阮籍，於西晉推左思、劉琨、郭璞，東晉推陶淵明；於宋推謝靈運、鮑照，齊推謝朓，而梁則推江淹、何遜。漁洋的品次與鍾嶸《詩品》已有很大差異。推尊《古詩十九首》、曹植為其所同，但漁洋卻貶斥被《詩品》列為上品的劉楨、王粲、陸機、潘岳，而將被《詩品》列為中品的劉琨、郭璞、陶淵明、鮑照、謝朓、江淹，下品的曹操都推為上品。後來沈德潛《古詩源》稱漁洋「抒文載實，極工裁擇」，其對這一時期詩人的品次基本與漁洋相同。

王士禛於唐代五古僅選五人之作，即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其《五言詩凡例》云：「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陳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繼之；《感寓》、《古風》諸篇，可追嗣宗《詠懷》、景陽《雜詩》。貞元、元和間，韋蘇州古澹、柳柳州峻潔。今輒取五家之作，附於漢、魏、六代作者之後」。王士禛於唐代只選以上五人，乃是因為在漁洋看來，這五人之作獨於《選》體為近。這也正是基於其對《選》體與唐調作出的區分。當然這較之李攀龍「唐無五言古詩」的觀點寬緩了一些。姜宸英序漁洋五七言古詩選云：「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為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為畛域，成其為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不失於古云爾。」此論頗得漁洋之意。

但是，漁洋對唐調的五言古詩並不輕視。其康熙二十七年五十五歲時所選的《唐賢三昧集》就頗

選唐調之作，以王維爲之冠。漁洋對韋柳與王孟的不同劃分，清人趙文哲頗得其微旨，其《嫿雅堂詩話》云：「王右丞無體不工，五言尤屬絕品，其佳處去六朝人已遠，而雋永超詣，全是一片妙悟，故王漁洋不入古詩選，而以冠三昧集。」又云：「韋蘇州（應物）與右丞同以微妙勝，而韋之設色微近六朝，字法句法，二家又有不同，要之并屬正宗，不可軒輊，漁洋之所以冠冕當代者，只於二家中獨有神契耳。」所論頗是。

王士禛於宋人五古未選一首，亦未置一辭，其於明則云：「明五言詩極爲摠雜。西涯之流，源本宋賢；李、何以來，具體漢魏；平心論之，互有得失，未造古人。獨高季迪、皇甫子安兄弟、薛君采、高子業、徐昌國、華子潛寥寥數公，窺見六代、三唐作者之意。」李東陽學宋人，當不受漁洋推崇，他又認爲漢魏詩不可能學得其精髓，陶淵明也不易學，而「六朝則二謝、鮑照、何遜，唐人則張曲江、韋蘇州數家，庶可宗法。」（《師友詩傳錄》）因而對李、何學漢魏，漁洋亦不以爲然。而對高啓等人學六代三唐，卻以爲能得其意。

王士禛對於五言古詩這一體裁所作的另一劃分是題材風格的劃分。《師友詩傳續錄》記其言云：「五七言有二體，田園邱壑，當學陶、韋，鋪敘感慨，當學杜子美《北征》等篇也。」而其《池北偶談》則云：「感興宜阮、陳，山水閒適宜王、韋，亂離行役、鋪張敘述宜老杜。」王士禛或是把五古分成兩類，或是三類，這都是根據詩歌所表現的題材或內容的性質作出的分類。每種類別都具有不同的風格，而每種風格都有自己的典範作家，但王士禛對這幾種風格並非等量齊觀，他最喜王韋爲代表